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四

竹

集

東陽王乾章選

序類下

陳思王集序

李夢陽

批

魏丕猜忌有弟如植竟窘迫以沒其身此序詞簡意切讀之愴然

不夢陽曰予讀植辭詩至瑟調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暨觀求試等詩衣未嘗不泫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兢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

以制外。敦族以叙理。然後戚疎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魏操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丕席父業。逼禪據尊。乃不趣時改行。効重本敦族之計。而顧凋翦枝幹。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覩事扼腕。至於長嘆流涕。轉徙悲歌。不能自己。嗟乎。予於是知魏之不兢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飭。奪儲特友掌耳。而乃縱酒劇晦。以明已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乘曲莫白。窘迫沒身。至今箕豆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丕之於兄弟。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爲魏也。按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嘆息。以爲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氏者。嚴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發疾。以死。悲夫。而或以爲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吳亂。天之意。非爲扶蘇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予又獨惟操之能生植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

山東鄉試錄序

弘治甲子

王守仁

批齊魯夫子之鄉也與試及中選之士其數適
批與孔門相符文極巧妙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為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佃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為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来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

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為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柰何哉

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遊於門墻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

歟。雖然。非於諸士亦願有言焉。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耻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耻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

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傅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又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于錄矣。

武舉錄後序

王維禎

批工矣

措詞命意有感慨有經緯宜為

當代之鉅

今年庚戌天下貢武士于京師。維九月實當會試。屬虜警至有司以天子命且舍而逐虜。俄而虜遁北。

十月有司復以請乃試。臣維禎濫僑臣瓚而典是役。

事竣亦宜有序。序白臣自守官史局得以覽稽秘書。抽尋往蹟。睹于近事。則深嘆國士之難焉。昔我

成祖之都燕也。虜酋徙幕而北。絕數千里。猶尚以爲肩背之患。興師窮追。至南望斗杓而還。當是之時。士大夫以狗國爲榮。保軀爲辱。猛氣英聲。振于殊俗矣。

正統初虜復入寇。賴二三驍將銳身與戰。虜遭創奔去。竟不更來。綿歷而及弘治。正德數十年間。即有烽燧。猶之驚電颺風。倏起倏滅。士大夫以爲亡足憂。於是左干戈。右文墨。與時恬嬉。日有餘快。斯是軀重矣。皇上神武燁赫。同符成祖。自嘉靖來。虜何嘗敢窺關南。頃緣邊候稍懈。奄焉擁入。奄焉竄逝。彼杖鉞登壇者。豈少乎。卒莫有摧輪而答其背者。則信乎狗國之難也。臣嘗攤卷品士時。則仰天祝曰。是安得狗國之士而收之哉。誠嘆之也。夫保軀之與狗國。不可

同日語矣。士不免蹈此者何也。士有三北。不識形便與敵相迫者。北。金鼓之聲在耳。弗審利害者。北。拙騎射者。北。如此則保軀之士多。而狗國之士鮮矣。臣以故按依舊令。備主射技。射中多者。即文不副。射收之。文而能陳形。便指利害。射又中者。亟收之。凡以冀狗國之士出。不至爲奔北。保軀者等爾。夫臣之于世。譬則手也。夫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鎡鋸傳體。則搏而扞之。臣奈何獨自保哉。故壘壘盈郊。烽火相燭。臣不謂懼。羯奴魁健。日厲兵馬。而謀南向。臣不謂憂。臣所

懼而憂者。惟不得徇國之士。奮距先登。俘名王。執貴人。連綴而獻之。闕下爾。誠令在收者有若人焉。則豈惟宗社是倚。亦臣之所大幸也。臣竊見皇上加意邊庭。思得猛士以寓托之。未始一日釋于懷。臣今收者若干人。劔斷割則知利。士驅使則知賢。苟稍任用。斯辯之矣。今有賣珠于市者。華其櫝而中亡珠。買人以爲美。携歸而啓視之。則喑然嗟焉。臣懼其與是類也。惟任之哉。惟任之哉。

靖江志序

殷雲霄

批或疑此篇句法重復不宜入選予攷禮記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數句沐浴佩玉乃四見。蓋文章貴於當而已。繁簡不必拘也。予獨喜此作以其有古意也。

天下之城宇官職丁賦學校兵戎食貨土疆名士爲天下者不可不知郡邑之城宇官職丁賦學校兵戎

食貨土疆名士爲郡邑者不可不知天下城宇之沿革官職之良疾丁賦之益損學校之起廢食貨之庸疇兵戎之變襲土疆之險易名士之升沉惟乎郡邑知之郡邑之城宇官職丁賦學校兵戎食貨土疆名士無志無可徵者周人小史外史之制今已無可徵後世莫善于漢班固氏書志二夫城宇官職丁賦學校兵戎食貨土疆城宇官職丁賦學校兵戎食貨土疆之人之事備于傳今之志皆有之殷子曰余來爲靖江縣愧多病無可及民行且引去則爲靖江縣志俾後欲知夫邑之城宇官職丁賦學校兵戎食貨土疆名士者庶其有徵也。

續刻南嶽志序

羅洪先

批衡嶽本天子方望也後巡狩不行而大夫士又復畢至是以二氏竊據之叙得有源有委衡嶽南方宗山也舜之巡也五載一至衡舉望祀之典南方諸侯咸受命焉夫望祀諸山則諸山之神聚而享於衡其諸侯亦以受命畢至於是衡遂以宗宗衡所以宗舜也文中子曰五載數矣何厭儀衛寡而徵求少也是故儀衛征求聖人之政所必察如其不

節。雖聖人不可以至。衡時變而文周之時。巡踈於舜
矣。然諸侯之至者。必有食邑。以食邑共天子之事。則
其事不爲患於民。及其後也。求金索車。不勝其困。於
是包茅不入於楚。而王者之迹熄矣。秦漢封禪。復湯
沐之邑。而衡以險遠。乃獨不與。當是時也。釋老者出。
伺以神。奸鼓其術。以役民。而又能竭邑以終之。故其
居代明堂。而恣專據。其以儒得至者。非羈旅之人。則
老而倦。休者也。彼羈旅者。旣無力以自振矣。而倦休
之心。則又絕外。而厭勤。其能兼而有之乎。夫問俗必
之野。登高而賦。大夫之事。舒抑鬱。有縮之懷。而踴
督。煇。免之疾。張弛其意。而和柔其政者。莫善於遊觀。
其時聞以職事至者。縣官具車徒。道皆食。少亦不下
數百十人。是其勢自不可久也。以其至之難。而復不
得久。其瞻望不及者。不已多乎。夫上之小冢王者之
迹。而下馬棄於采風之吏。其次又多不聞於羈旅。倦
休之人。則二氏之據。而專焉宜也。然民困矣。今二氏
者。無從而給役之。故其居亦隨以敗。然則衡之
者。果何歟。余往讀邑舊令彭君箴。所爲衡。心慨焉。

後二十年而始至考問其志所載若觀海、俯洞庭、諸希奇事大抵出於騷人寓言無盡信者、今令董君某續刻志文因邑人楊子續問序于余遂、而論欠自舜以下且附已見若此使至衡者或有取於余言則可以求聖人爲政而得民所患其限於勢者能不感於寓言而原其所以爲宗則衡猶諸山也。何戚於未至哉。

叙草木子序

鄒善夫

批 草木子本與郁離子龍門相類類近二子盛傳而二卷幾於總矣得少谷子表章之今亦行焉

草木子葉子奇氏括人博物洽聞達於古今生元季詭時匿德于龍泉之槎溪立言以昭厥志人亡識者所著有範通玄理太玄本旨各二卷詩十有六卷文二十卷本草醫書節要各十卷齊東野語三卷草木子二卷草木子成於洪武戊午狴犴中稽上下之儀星經之軌陰陽五行生剋之運海岳浸瀆夷戎希乏之物神鬼伸屈之理草之變魚虫之尤律曆推步易術之大宗釋老禮制之書而準於六籍之緒大歸同焉野語記時事失得荒兵菑異而文弗避而義則則乎

皇明百家文卷之四十一
春秋古稱虞卿窮愁亦不能著書。草木子其善窮哉。草木子云者草計時木計歲以况其生而傷乎其言之立也。或曰草木子劉基宋濂時人詳觀誠意集未之及者而濂叙太玄本旨似不心贊其能夫二子者亦蔽賢乎哉。凡人賤近而貴遠知者相世機則掩其識昔楊雄譏太玄法言與州箴以比迹聖人當時雖劉歆輩號稱知己亦拙其書。顧乃盛傳於後世好奇者以爲奧於孟軻然玄實失之滯法言州箴亦多迂謬。今觀草木子其義至精論甚正使遇賢知者聞而

張之走楊子矣。其與法言太玄並傳復何嫌耶。而或者又以惟濂胎生無無華之實胎郊濕化貴賤之類病之是惡足以累其成哉。舊本凡二十八篇今纂爲四野語凡三卷今爲二其七代宗子溥殺青而行之并曰草木子古語云傳先之美仁也刻成晉安鄭其爲叙正德丙子夏日

澄江文集後序

羅玘

批昌大之氣委曲之思得自歐子

太子少保澄江先生尹公既挾其所以用世者歸者

于澄江之上。而江濱之人士。方幸公之歸。而於小子
後生有所造就也。然而朝之二三老成。靜而竚思。作
而會言。學士大夫。欲有所質疑。而辯難。與夫新進之
士。慕公之名。而思識其面者。又未必不私憾公之去
也。公之去。他人之惡之。而擠之也。方其設筭。下石之
時。寧獨一快於去公而已邪。至於得公之文。而讀之。
雖其倉卒之際。亦必終其篇而止。而每嘆其難。其亦
良是公矣。而必爲此何哉。夫人有所惡者。必先有所
忌。有所忌者。必先有所畏。公文旣爲人所畏矣。而又

自坦易直諒。蕩無城府。以蓋藏之。亦即發其英銳。毅
果之氣。以臨事。即公雖卑官末屬。不掛齒牙者。猶不
免焉於其害。蓋其文之著也。而况日與要樞者居。而
已出其上。欲免於忌。且惡得乎。公之得全以去。而茲
猶有以繫人之望者。幸也。今公身日益佚。心日益休。
益得以斂其精華。而大放於篇章著作之間。當必有
出於其在位之日者。夫以其在位之日。而其文人猶
畏而忌之。則今日之可畏者。始必有甚焉。而所以忌
者。或可少逭耳。又况後數十年。今日之望公者。亦湮

滄物故。而凡忌公者。又能以久存乎。至其所可畏者。當燁乎獨在。而與天地爭爲久長。凡附名於公文者。尚亦有賴焉。楊雄作太玄。劉歆欲以覆瓿待之。而桓譚。侯芭獨信其必傳。今之忌公者。蓋欲擠其身而止耳。噤不敢以歆之待雄者待公。其亦有見矣乎。惜其心未廣而謀之不臧可嘆也。石埭吳君德純來知公縣得公文一卷於公。冠以公號曰澄江文集者。將刻之以傳。而俾予爲序。予與德純皆公之門人也。敢俾譚與芭也。專美于前哉。僭書于後。

空同先生文集序

黃省曾

批熟讀文選始有此筆

夫文者。所以發閎性靈。敘詔倫則。形寫人紀。彰泄天化。物感而言。生聲諧而節會。乃玄黃之英華。而神理之自然也。譬彼霞輝星彩。匪繪而煥。龍章鳳色。不繡而竒。豈出造爲。精機妙吐而已。况夫深居几榻。可達志於八方。暫控形骸。得寓心於萬代。一言耀帙。黃壤如生。片撰升堂。藻園不廢。所以達賢古聖。莫不尚之。解繩以來。六籍底績。體各殊科。道由一致。故裁訓者。

皇明百家文卷之四
必依其本。贊事者必准其實。此命脈之骨髓。而執簡之要規也。經熄時遷。茲教燼喪。飾虛者繁。真核者寡。炎漢御宇。載燭王風。西京之文。號爲爾雅。但渾質旣淪。儒流瀾縱。得之者虎蔚於藝林。失之者螢息於晨草。校披千載。入室幾何。蓋詞非僞借之可傳。語必師本而攸求。米世方遠。馬可眩欺。鬼燦神昭。若握柄宰。如執簧之韻。耕田之唱。短調無芊眠之富。直音無潤色之美。亦且緝陟孔經。采居匱史者。良由出之惻怛。嗟嘆之真。自當沉誦於無極也。粵我空同先生。嶽降

於熙雍之運。鵬騫于平章之。朝風稱八斗之才。遂擅九州之秀。非姬公宣父之書。不涉於目。非左馬班拂之策。不發于筭。非騷選李杜之篇。不歷于思。由是代方享弊。樹獨幟於旌墟。士舉安凡。振孤懷于廣陌。雖和之者自萃。珪璋之儔。而訕之者頗繁。鷄狗之輩。物忌勢危。終於擯落。然先生夙節凝持。卓立不懼。卒能浣學圃之汚沿。新彤管之瑣習。起末家之頽散。復周漢之雅麗。彬彬乎天下。學士大夫莫不趨風而宗之。自是挺宇之內。倡和鎔鈞。文章經緯。與三代同驅。

矣。載論先生之撰。蔚雄闊衍。無體格之弗統。酌稟圓融。何高深之弗臻。矩之音氣。何密弗研。獲其神精。何與弗範。如玄造該包乎物器。海渤匯納夫波流。五色錯以彪章。八音和而協奏。鬱憂愉喜。婉附委陳。性靈著矣。五道四德。諄敷重締。儉則表矣。將迓酬酢。倅楨鋪綴。人紀備矣。兩間萬貌。縣絡籠控。天化宣矣。由是品擬先民。則銓情播義。釀浸於泮典。星離綰貫。幅尺於丘明。約暢淵綺。橐籥於宋荀。騁頌激昂。陶鑪手遷。固緣方形侶。合步於相如。體新揮述。齊能于杜甫。祖轍求源。法同於康樂。挾衰續古。功並於拾遺。誠遊藝之鉅工。而摛翰之鴻匠也。客有惜先生懸車之早。以爲未究厥施者。予曰不然。天生英哲。或用之顯績。或用之述經。先生興起學士。挽回古文。爲天下作者之首。冠則天之用先生者不小矣。仲尼旅人。騶軻弗寧。亦將以爲未究厥施耶。省曾樂志衡門。修辭海曲。山川間之。音通道契。故先生于戊子之冬。以手編全集。寄我姑蘇。殷勤扎書。屢貽疊受。旣而先生問醫南下。邀予京口。千里不遐。命僕爲序。辭謝再三。屬委逾至。乃

皇明百家文卷之四十一
十五
得論襟于綠雲之亭。品文于大峴之山。並館逾旬。雪
涕成別。長江悠悠。雲帆遂遠。歲之除夕。先生告徂。嗚
呼。緬惟邂逅。已然季子之許。自顧淺膚。莫稱陽冰之
託。勉撰斯文。恐孤泉下。附于驥後。且幸因之。與日月
而並遠也。嘉靖九年春三月十六日。

升菴詩序

薛蕙

批卓絕之才。弘博之學。足以評升菴矣。錄之。

古今言詩者。病詩之難。夫詩之所以難者。才與學之
難也。才本於天。學繫於人。非其才。雖學之不近也。有

其才矣。非篤於學。則亦不盡其才也。古之人以詩名
家。必兼於斯二者。顧其才有高下。學有疏密。故文體
又各爲品第焉。夫才之不足。有所限而不可進也。學
之不足。無所禦而自止也。疆其才而進者。寡。陋於學
而止者。衆。學而不止。極於不可進而復廢。古之作者
猶難之。國朝能詩者。盛於弘治正德之際。其時數
君子始尚古學。文體爲之一變。至於今日。鴻筆麗藻
之士。彬彬間出。數君子爲有功矣。然此數君子亦各
才有高下。學有疏密。雖其高才之學者。要未有窮其

學之所至。竭其才之所能者也。嘗以爲知其所近而
闇其遠者。學所易能而復其所難。人之公患也。眩於
時好而不悟其所短。沿於俗習而不進求其上。世之
常蔽也。語曰。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爲下
矣。余懼將來者徒隨先進之後。而雅道之日趨於下
也。南岷王先生示余升菴楊先生詩一卷。其窮極詞
章之綺靡。可以見其卓絕之才。其牢籠載籍之菁華。
可以見其弘博之學。此其意將欲追軋古人而不屑
與近代相上下。蓋余疇昔所願見。乃今得之先生矣。

抑此卷者第往者謫居滇中之作耳。若其今之所造
詣。與夫他日之所就。又非止於如此而止也。雖然。即
此卷尚論之。唐之四傑不能過也。南岷刻而傳之。非
特表先生之才。爲其鄉重。固將著先生之學。爲天下
先。余因推其意而叙之。

洞庭漁人集叙

喬世寧

批

洞庭漁人辭聲華而甘寂寞。恃其文之必傳
也。此序委曲足槩其生平矣。

華容孫仲可自童子時。即賦詩爲文。乃其父石磯子
從何大復遊也。又多藏古今學士家言。而仲可爲諸

生又得侍少華許子。故其命意修辭。遂精詣作者之域。與北平張詩。滇南張含。大梁左國璣。吳下黃省曾。齊名。皆鄙薄時榮。其沉隱約思。以文章傳世云。當是時。楚先達者。黃岡王稚欽。隨州顏惟喬。同邑周子賢。並以文學才藻盛名都下。一見仲可之作。皆私心慕焉。其推孫延譽。雖中郎禮王燦。張華善陸機。豈復過哉。此余以職事至楚。始會仲可于洞庭之游。仲可出其集數十卷。自題曰洞庭漁人集。相與訂議焉。余觀其詞賦。則祖離騷。詩古體宗齊梁。間出宋晉。近體宗

杜甫。與近時諸名家。序記雜文。率鑿情晰理。諸志傳當實陳事。其中又漢之遺風乎。斯可謂閱覽大雅者矣。今十餘年不復就試禮部。益博綜往籍。紬繹異同。以究極天人之際。當其意所欲至。雖三公不以易也。其顯名傳世。益不止斯集矣。予長云。古者富貴而名湮滅。不可勝數。惟倣儻非常之士。稱焉。余讀其言而壯之。故知哲士高賢。聲施後來者。要多以文章不朽云。顧今人往往趨彼而輕此。何哉。余故以仲可爲高士也。仲可。以海內豪賢。顧自况於漁人。得非託跡畫綸

者邪。然其言又多憤世嫉俗之意。亦可以風海內士
習矣。故叙其集。令藏之名山。以俟來哲。

羨陂續集序

喬世寧

批羨陂文蓋窮而後工者序亦精緻感慨

羨陂續集者。集羨陂先生垂老之作也。先生有集傳
且久矣。日就月將。老而彌篤。門人集其近作。稱續焉。
於戲。去而返者時也。無所息肩者學也。日慎一日。振
于力而莫之休者志也。其先生之謂乎。序曰。說者謂
文能窮人。而又曰。人窮則文工。謂耄期倦勤。而又曰。

老廼詩律細也。是二者將何所取衷哉。墳典之文。至
文也。其人率皆在位。游夏之窮。不加于顏原。而顧以
文學稱。郊島寒薄。根于所賦。雖不苦吟遐思。要之不
能通顯。故以窮咎文者。誣文者也。司馬子長。遍歷名
山異境。而其文益奇。柳柳州不摧踣困鬱。亦不能辭
理極到。則窮而工者。蓋一說也。有初靡終。進銳退速。
此志不帥氣者之事。衛武公克自抑畏。九十自警。今
觀賓延諸詩。所謂有德之言也。唐詩杜子美夔州以
後之作。讀者更為刮目矣。則老而細者。亦一說也。羨

陂先生遭際 敬皇帝賜第大廷不可謂不遇而立
朝在郡爲日可數至其蘊而大者舉天下莫之試也
窮與不窮當有定論今初集與續集具在其耄細與
否亦夫人可按而知也。要之正大以敦體。悲壯以措
辭。冲澹以入格。簡嚴以復古。謂耄者能之乎。而亦不
無所助也。夫 國朝有作莫盛于 敬皇帝時。時則
李何首倡。徐鄭繼踪。邊殷王薛。翩翩羽翼。今數雄已
沒。先生獨振逸響。碩果不食。時有所出。爲世大觀。不
亦大幸也哉。予讀是集更有慨焉。先生齒德既高。踐
履純篤。諸所酬應。罔不協道。若集中嘆禹夫之貨殖。
善鶴夫之主農。惜瀛也之宦成。戒羨也之士未施于
有政者。繁可見矣。外則論學論師諸書。托晨孤兒諸
吟。隕霜警火諸賦。蓋拳拳於希聖學古。移風易俗之
意也。則所謂大而未試者。其所可慨不旣多邪。予不
學得先生是集。敬爲梓之。使天下知今日有先生。亦
以知先生有今日也。而先生書寄來。則曰是不宜無
序者。故叙其端如此。若曰究其學以窺立言之本。論
其世以極取善之公。則非所敢也。

唐漁石集序

黃省曾

批叙鉅公之文正宜如此

文章之道與運俱流。漢氏遐軌。淪久不作。入我天
代。全風大氣。郁爲人文。洪武永樂。間明渾雄雅。迨至
弘治。鴻化洋暢。延于嘉靖。則法模姬秦。彬彬乎文質
備矣。故以文章名家者。接耀於天下。雖林曲草。牖窮
棲之士。亦能高善鉛槧。而况公卿大夫。委蛇廟朝。意
昌情達者乎。然而英華翹炳。升堂即奧者。亦未嘗不
濶希難遣也。蓋性靈昭朗。仁義藹如。臨清者言粹。業

良者誦芳。固斧藻之本也。否則餒澁瑕病紛紛矣。或
曰。率意吐造。即可以文。乃廢博羅六籍。目左記爲衰
淺。以騷選爲靡靡。眇就觚爲細習。藝苑衆妙。一切捐
置。又何以鎔貫神理。錯綜變化。蘊浸組織之哉。且不
需其成。不出於盈。強拾輳綴。猶提嬰而爲壯夫之武。
鮮不躓矣。又聞之江山令人發秀。故尼孟周環。馬遷
登遊。觀觀廣遠。是以宣之科牒。富如玄黃。無所不有。
矣。文章之道。必具是而可立以傳也。不其難哉。不其
難哉。若我大中丞漁石唐公。少聞賢儒。文懿章公之

學卓然脩躬以進士起家令郟城召拜監察御史累至大司馬今方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云所至道隆政光焦勞經濟康蘇元元以昭沛 天子聖澤稱爲股肱是以中無歎心浩然於詞式玉式金通會訓典公之學底祖于經而弗遺世家自翰人所傳靡不含討尤獨專於西京故機肯翩翩乎來矣所撰記序雜著若干首逸健豪峻多類子長詩之形似賦實若杜甫而與格並張九齡諸能整和樂新綺無凄鬱之響然皆章安字安躋先堂與若草木之滋是而敦學也

若日蒸而霞嶽潤而雲也言公之覽跡居鄉則攀金華洞巖擊巖灘錢塘雲南則求金馬碧鷄滇池麗江江西歷廬山郡陽陟太華終南問周漢故都山西遵恒山五原南淮北燕瞻二京宮闕山川麗竒邊鎮則沙塞之迢曠長城之連紆關堡之蕭楚賀蘭大河之縈帶皆獻矚歸眺宏肆胸府故摘琢騰騁慷慨埽落屬采無方旨度深邈者皆九州為之助益也鯁生省曾陋伏巖穴仰景公名素矣今茲友人白禮部貞夫使輶歸自關中致公惠言俾效未伎若公海內

皇明百家文卷之四
三三
鉅望。文章宗門。雖不下教。猶宜鋪頌輝盛。况命之乎。此所以忘其賤鄙而揚著斯文也。

萍會圖序

李夢陽

批以萍會命題而飄揚脫灑皆合題旨文之
緻如北

萍會圖。圖王官十有五人。紀善一。教授十二。典善二。十五人者。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生不同。同王官。官不同。同地也。於是十五人者。約曰。始吾儕生東西南北也。固不謂同王官。即知有王官。知同地乎。夫勢無常形。止無定跡。吾儕知自是不復散而東西南北也。

夫萍之未水也。知水平。水知萍乎。及颺風過焉。縈花繫於漣漪之曲。於是萍者。布清而根深。泛精以化神。綽約婷娉。嬉波上下。始與水一矣。故有寤寐其求而而終身無邂逅之遇。而傾蓋於塗路者。非素相聞也。斯所謂偶然之合也。夫合未有不散者。故君子同也。必聚而酒食相樂。於是乎有會。會者所以繫情防散者也。有類乎萍。故稱萍會焉。散而思必及其親。父子孫所世講焉。世講必曰吾祖吾父。昔與其同王官同地。蓋同會云。於是會不可不圖。圖者所以示求而存。

義之道也。李子先人亦嘗為王官茲地。覽其圖而嘆曰：嘉哉會也！然亦時使之焉。夫叔世寡安枕危邦鮮其食。設境內有綠林銅馬之警。國無河澗東平之譽。輔之以端而拒之不信。導之以良而專恣者自遂也。諸君方背刺以憂責。荷擔以謀遷。非穆生逃則張衡去。即有繫情防散。示求存義之心。弗暇為心矣。而奚會之有圖。故曰寧淵無焦鱗。時使之耳。此之謂也。

遠遊詩序

邵寶

批無欲遠遊則無入不自得矣此序盡布衣之高致

遠遊詩若干首。柴墟儲先生倡之。白巖喬先生輩諸公和之。以贈江東徐君子仁者也。子仁少負才氣。攻古文詞。歷參諸名家書法。時時有所自得。由是有轂江東。予曩獲一再見。獨心賞其精逸。而以不及與居為恨。既而解擯遊於四方者。于今數年矣。予意其羈流頓漫之際。必有鬱馬無聊。憤馬不平。肆馬自譽。且嘲之態。而子仁之笑言坐起。食飲味歌。猶昔也。君子謂子仁於是乎達。為之賦遠遊焉。余嘗觀戰國遊士。挾策走諸國。縱橫捭闔。一出其頰舌。而往往有離憂

之感。及漢興郡縣海內叅建王國士之東西遊者亦或以倦歸。何子仁獨異是哉。蓋漢之士其遊也以宦。戰國之士其遊也以說。二者不能無求。求之有得有不得。得不得累乎其心。欲勿著於外難矣。今子仁曾。有是乎。夫烏得而不異也。然子仁之遊亦非無求者。吾不暇悉。試言其大。則觀秦碑於泰山。覽大風歌於沛。考東都之右經。訂晉刻於蘭亭。讀唐頌於浯崖。搜兩宋儒者之手墨於閩洛之地。探禹穴之秘。訪殷鑒。周鼎諸銘識而句疏之。入鄒魯之墟。左右顧而括拾。

所遺。目收其精。手隱其度。神會其機。而心藏其妙。有不求。求無不得。得而玩。玩而樂。樂而相忘焉。是故飛沉所至。見王公而不求貴其身。遇岳牧而不求用其術。茲其求也。夫豈昔人之求歟。其遊之異。蓋無足恠者。不然則夫人也。芒屨布袍。足跡半寰宇。其亦勞矣。抑有不勞而求在其中者。曰隱。遠遊之餘。孰能為子仁。賦卜居哉。金陵天下之名勝也。昔之人託隱於是者多矣。子仁歸其為我弟。機雲之宅。登東山。尋謝公舊蹟。葺草堂而棲焉。以揖三游。看於雲峯霞嶂之表。

其不將大有所得乎。夫是之謂天遊。而今之所謂達者。又不足以嘉子仁也。作遠遊詩序。

前後入蜀稿序

唐順之

批體似曾南豐多曾次流出與親親模倣秦漢者不同

山澤好奇之士。往往以極幽遐詭譎之觀。搏搜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為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不能徧。於是有所側身四望之思。宦游羈旅之事。其力足以窮懸車束馬之徑。凌跼鳥挂。孫之阻。然其情志有所累而不能遣。於是有所懷鄉去國之憂。情志與耳目

常相遠。而山川之與人。常不相值。惟蜀僻在西。禹古所謂別為乾坤者也。雪嶺大江之雄渾。我巫青城之窈麗。仙靈之所窟宅。其勝甲於天下。然陸則拒以飛崖斷棧。水則陜以驚馬江急峽。聞雷霆而翳日月。其險且遠。亦甲於天下。自古好奇之士。慕其勝而已。其險遠不能至。於是有夢而游。寤而嘆焉者。自非游宦與羈旅。終其身無因而一至焉。其至者。怵於險而忘其為勝。於是羈臣遷客之思深。而輕舉冥搜之好移。變衰搖落之感生。而雄渾窈麗之觀改。蓋昔人所賦側

身西望阻岷峨者。既足以著山澤好奇。繾綣顧慕。不能自遂之情。而其所記峽州至喜堂者。亦足以盡宦游羈旅憔悴無聊。不能自遣之狀。夫雖幸為耳目之所接。而奪於情志之所不快。與雖幸為情志之所快。而限于耳目之所不接。其耳目之所不接者。既不能使景就乎情。而工為鑿控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快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眇之音。於是大夫缺於登高能賦之義。而騷人竒士。縱欲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無所憑焉。以聚其精。而發其辨博。

噶噶此春山公前後入蜀稿。所以為可諷也。公自郎官出為郡守。自郡守遷按察副使。先後皆在蜀。其為郡守也。於重慶蓋陸走棧水浮峽。而後至中州之人。所謂險且遠。其為副使也。於建昌。則在靈關大渡瘴雨蠻煙之外。雖蜀人亦素憚以為險且遠者。而公皆恬然安之。政事之暇。方且披巉巖。踐霜雪。穿猩鼯。射虎之窟。俯江妃水仙之宮。以窮其勝。而猶若未足。故其險無所不涉。則其勝無所不窮。其所歷與所窮。一切可愕可喜。則無不見之乎詩。蓋其大者關政理。謠

俗之故。其細者足以牢籠百物。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其叙險也。既可以使入欬歔慘慄而如墮。其叙勝也。又可以使入颺爽飛動而如躋。向非公以其宦游旅寓之跡。而兼乎山澤奇士之好。情志之所快。與耳目之所接。適然遇合。固不能摹而寫之。若是公詩既刻為二卷。其子于德請序于余。余以謂使好奇之士。讀公之詩。可以不俟涉險而坐窮其勝于庭戶。燕閒之間。宦游羈旅之士。讀公之詩。且將悅乎其勝。而忘乎其險。頃然釋志于驚江絕棧之上也。然則不能自遂。與不能自遣者。皆將于公之詩乎。有得也。余山澤人也。蓋慕蜀而不能至者。亦將于公之詩乎。有得也。遂不辭而序之。

春雨亭夜飲離歌序

王九思

批簡截中有思致

序曰。厲志亢節者。君子之高蹈。由衆而悲喜者。恒人之情也。有所托而鳴焉者。風人之意也。擊劍悲歌者。烈士之行也。東谷王子。燕山之豪傑。文苑之精英。出宰崑山。沮于萋斐。改蒞盤屋。于茲三載。鋤去豪橫。培

植善類直道而行不詆于勢不求于聞終始不渝以
憚于志蓋古之君子厲志而亢節者則東谷子其人
焉夫彰幽疏滯舉賢以禪國者監司之任也而薦書
不及于東谷蹤跡猶惑于改轍無亦悲喜之由衆者
乎東谷子挾其成績報于天府過鄆杜之下別于羨
陂子羨陂子視其行李蕭然無何有也然神采益睟
四體益舒慨乎其言洋洋乎其氣也羨陂子與之飲
春雨之亭酒酣耳熱悲歌擊劍鼓振林樾烈夫志士
感激興歎上視古人恐或未之過也于是遂以其歌

贈東谷子馬而序其所由蓋亦托于風人之意云爾

北司獄中聯句序

韓邦奇

批 顛沛中不忘規戒宛洛卒為名卿於此可觀
志矣

余既為守臣狀論徵詣京師下錦衣北司獄越二十
餘日東巖以言禮並繫又二十餘日於是各出所懷
相得甚懽或物感必為詩詩必聯聯止盡意不求工
也故雖拷掠禁錮不覺有愁苦狀余與東巖相聞已
久今日則動靜飲食湏臾不違語所謂造次顛沛之
時於是相知始真矣東巖曰斯交也又何幸也乃得

東北之朋。可以世講矣。顧余夷坦踈逸。雖弗若東巖之沉毅淵猷。然昔則同年也。平生則同心也。今又同守坎血之需。而不違明夷之道。以達其變也。况余之得罪。不在於守臣之狀。東巖之得罪。不專於言禮之章。天下容有詳之者。其事復偶有相同矣。君子以同道為朋。誠若東巖之云哉。夫古之人。不輕於定交。亦不輕於絕交。惟其終之不可以輕絕。故其始不輕於定交。於可絕之人。若其本同而末異。違忠孝之節。觸貪殘之禁。懷讒諂之奸。友以義者。合也。請終絕之。何恤朱穆之貞孤。其一言一行。出入小德之中。將由涓涓以成江海。雖在千里。勿忘箴規。亦不得為蘇章之矯激。友之時義大矣哉。昔管華並學。齊名海內。夫何未幾一則秉服道德為天下高士。一則躬親惡逆為千古罪人。一念之萌。遠矣。又嘗見古今豪傑之士。一為時所棄。斥遂荒塘曠達。寄情於神僊。麴蘖之間。自以為迥出風塵之外。而不知已落風塵之下矣。此尤今日責善之切務也。余與東巖。其懋勅之別矣。各錄其詩一通。以誌意。而復為前說云。

平蠻詩稿序

何喬新

批維時文承未盛故猶有古拙之句而渾融精

冬官即中羊城何君宗易從大司空白公自荆襄振旅而歸出其軍中所作五七言律絕長短歌行凡若干首題曰平蠻詩稿屬予序之予讀之其叙師旅之盛則江漢常武之意也其閔征戍之勤則出車杖杜之旨也至於感寒暑之變遷道室家之怨曠則又采薇東山之遺風也風澗乎治世之音蓋將軼盛唐追魏晉而上薄騷雅矣初荆襄群寇袁克憑阻四出剽

剽以劉我民。聖天子赫然震怒遣將徂征而命白公綜理戎政宗易以公辟居幕府凡奏疏之達于上檄牘之布于下書簡啓劄之通于群寮以至軍旅之籌畫芻餼之轉輸與凡叢冗之務一委之宗易宗易隨事應之略無留意而其餘力又及於此非學博而材優者能爾哉及元克授首而鯨鯢醜類亦皆雲散而鳥沒於是宗易乃得從公奏凱而還議者為荆襄之平雖公與大師之功而宗易贊畫之勞居多且嘗躬冒矢石督厲將士非徒恃文墨論議而已宜有

旌寵公亦亟言于朝請加顯擢而有司不察僅增一秩士論咸為不平而宗易澹如也昔裴晉公董師淮西韓退之寔從焉張魏公出師關陝劉子羽寔在幕下然淮寇之平退之不聞進秩金師之退子羽反以得罪則宗易之增秩視退之子羽不為幸耶然雖增秩與否不足論也而宗易之勞不可使之無傳故予序其詩并及其謀畫之勞使異時紬金匱石室之書者或行採焉。

詔使禱雨有感詩序

羅玘

批敘事宗兩漢而工緻精巧已為名家濫觴矣

成化丁未大旱計其地則自京畿以達於幽并雍豫青齊之境於地為至廣計其時自孟春二月至於夏四月於時為最久禾不得以播麥不得以穫乃至皇上焦勞徹樂損膳出御便殿齋小大群臣震恐肅栗罔敢戲豫敬天之渝然也。上又思惟山川鬼神遠罔聞知乃詔廷臣奉幣祝分走群望而少宰劉公當北嶽暨醫巫間群使既出乃戊午玄雲翳空伏雷殷殷雨乃降尚未洽也己未又雨庚申始大

兩露足、上乃弛齋、群臣始復常視事、而群臣各以
遠近爲先後、反命。闕下、劉公于鄉人也、往私覲之、
公爲余道曰、始。陛辭出、張掖門外、黃埃濛濛、千里
不見蒼翠色、牛羊斃枯稿、老者泣、婦人啼、有荷擔而
立者、何暇問種植事也、旣雨、禱還、下及數里、仆者起、
稿者茁、折者條、青葱之色、橫皆交曉、耕夫滿野、而謳
歌之聲、蓋已洋洋乎盈耳矣、嗚呼、休哉、予因起、贊曰、
公獨不見景鍾乎、其有巖甚大也、擊之而無杵、與操
其杵而不擊者、均之不能發其聲、而語人曰、鍾之無
聲、豈不過哉、今夫天地之氣、升而爲雲、降而爲雨、其
固然也、至其鬱而不升、且降也、甚於鍾之蘊其巖、而
人之精誠、一有感觸、而遂至於升、且降也、甚於杵之
擊、况於至仁之主、與夫精誠之使、其操杵而擊、當何
如哉、公曰、然、同時覲公者、皆有詩、因使予書前言以
爲序。

述歸賦序

何景明

批全似漢文

僕聞之、殊途者不可以同觀、異趣者不可以強爲、故

嗜等者不媚之以瑟。好圓者不進之以矩。何則殊途而異趣也。故賈子投荆南。仲舒屏江都。屈原遊澤畔。三者非容之不能謀。有不合。有不可容者矣。故射者不爲人易其彀。琴者不爲人改其操。故師可易而法不可易也。是以物有不以貴易賤。富易貧。榮易辱者矣。故茂草不負垣。美穀不生轍。惧所托者非也。是故求樂其心者不求華其身。求顯於後者不求耀于今。故夫子周流刪述墳典。筆削魯史。左氏著國語。馬遷抽史記。荀卿董子之流。皆有論議。大抵困屈窮阨。發憤述作。茲數聖賢者。寧徒耀于當世哉。僕少執寡昧。竊有慕於古人之義。弱冠則仕。出入班行者已越六歲。頗有齟齬之嘆焉。正德戊辰。皇上御極之三年。詔許罷歸鄉里。得侍親膳。旣荷洪宥。殊協夙情。於是始欲究著作之原。博覽歷之勝。竊附一家之傳。庶艾不稱之戒。僕嘗以漢之文人工於文而昧於道。故其言雜而不可據。疵而不可訓。宋之大儒知乎道而嗇乎文。故長於循轍守訓而不能比事聯類。開其未發。故僕嘗病漢之文其道駁。宋之文其道拘。及復求斯。尚

慎述作。茲數聖賢者寧徒耀于當世哉。僕少執寡昧。竊有慕於古人之義。弱冠則仕。出入班行者已越六歲。頗有齟齬之嘆焉。正德戊辰。皇上御極之三年。詔許罷歸鄉里。得侍親膳。旣荷洪宥。殊協夙情。於是始欲究著作之原。博覽歷之勝。竊附一家之傳。庶艾不稱之戒。僕嘗以漢之文人工於文而昧於道。故其言雜而不可據。疵而不可訓。宋之大儒知乎道而嗇乎文。故長於循轍守訓而不能比事聯類。開其未發。故僕嘗病漢之文其道駁。宋之文其道拘。及復求斯。尚

未有得。要之鄙意則欲博大義。不守章句。而於古人之文務得其宏偉之觀。超曠之趣。至其矩法。則閉戶造車。出門合轍。不煩登塗。比試矣。然又欲倣子長好遊之意。抗志浮雲。徹迹九有。以博其大觀。以成其文章。斯亦不墜古人之餘烈哉。於是叙出處之槩。援聖賢之風。揄始終之志。作述歸賦。豈敢自附於前哲。用以勗之于將來矣。

東魯韓氏世譜序

徐禎卿

批昌穀文多不傳此亦得中一變

韓氏瀘人也。曰東魯者系於始也。夫韓始於桓叔之後也。何爲魯乎。桓叔遠也。系韓於魯。斷自其所徵始也。昔先王賜姓命氏。所以昭祖考。係宗屬。別嫌疑。定親疎。而人道於此繇焉。故夫絕者不敢以冒續也。疑者不敢以強附也。是謂慎之至也。夫自帝王以降。姓氏之變合。本末之同異。難可以勝言也。然而導水者知其源。辯塗者循其脉。皆可易知也。故上古之世。民無亂族。而禮有定宗。故仁睦行而民不悖也。季世澆喪。夷夏胥亂。民多流亡。故世謀隳而氏族淆。錯抑已

甚矣。故有宗人相夷。若秦人視越人而不知恤者。何也。譜族湮而仁義之道塞也。今天下晏謚百有餘年。縉紳之家。頗尚彝禮。緝譜謀以厚人倫。然徃徃由祖考等之槩。莫之聞矣。豈非喪亂之禍哉。韓自魯散。燕入蜀。鼎樹者七世。猗其盛矣。夫本盛則末繁。枝披則葉散。滋蔓永久。則糾錯紛紜而不可緒焉。此訛亂之道也。故述者因宗紀。究旁屬。崇本以定始。叙疏邇以別親親。所以防其流也。其聞見之未徵。載記之所缺。則斷而刊之。慎其本也。詩曰。縣縣瓜瓞。此言循其本。

也將使來者尋始之末。合異反同。雖服盡而澤未夷。則厥初之念興。角弓之怨釋。此述譜之志也。其餘發凡雖繁。而其要有五。一曰紀實以昭德也。二曰專爵以貴功也。三曰考終以崇祀也。四曰象服以求思也。五曰述親以示守也。此又譜之變例也。反其源。參其變。而後子姓之道備矣。或曰譜何始乎。史也。史以述徃。故革命而史作。譜以明祖考。故自我不書。失乃謂之子。姓之道乎。曰聖哲作易。以明天道。非為天道設也。所以示乎人也。述史以章徃。非以為繩徃也。所以

戒乎今也。夫使宗屬舉滅禮教廢。子姓不勤。祖廟無
食。墳墓穢而不脩。此皆孝子仁人之所隱也。故隼史
以述譜。所以明乎人倫也。人倫序則孝弟興。孝弟興
則禮樂作。古昔明王所以崇姓氏而謹昭穆者也。傳
曰明乎梯嘗之義。其如示諸斯乎。其此之謂也。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四

竹集終

